海槎錄

東溟集 五

東溟海槎錄序

國家既中興絶黒漢通日本公選於朝以節鉞使海外絶國 上之十四年八月壬午其十二月壬午至其國都其君長引至上堂行傳 命禮禮節恭下自入其國除道修館尊禮甚盛供帳日費累萬執政以下入門解劒屨肅敬行禮問官制服色事於是日本之人聞詩書禮義之説大悦曰海外之人乃今得聞君子之言時調典日反間構釁我者百端事且急矣至此亦不復敢窺我及還其君長餽遺累千金皆不受又其館留供帳百需具黄金百七十錠辭曰餽贐

受之至金絶河捘之淺流曰不欲令有用無用示無貨取而已又日記所載如地利隘塞遠近民物盛衰風謡俗尚物產之異其大者一歧以東皆童山草木不生白山無民居千四百里自馬島至赤間關三百里其間三大海自赤關始爲陸地舟行皆傍海渚過下津平秀吉關防之地有三大城家康墟其二室津前洋望幡摩民居樓堞百里淡路東南海道大陸諸州各有小洋海環之九州四州山陽山陰長門周防遠近相對博多赤關最相近大坂五百里山勢據河海之衝謂之山城州實四達之會秀吉以伏見大坂

爲東西都云其國君之先有桓武者都於此謂之桓
武天皇長子孫傳之每月十五日以前齋戒拜天不
預朝聘討伐凡出令之事關白實主之關白者其大
臣之執國命者不敢稱爲王其行文書稱明教稱御
而已其先古天皇之子孫得姓爲源氏平氏二姓者
實一祖云山城州三百里有二嶺曰絶通磨針踰嶺
則琵琶湖周數百里其外廣野爲近江大和之地又
二百里鳴護土地沃饒城中民户六萬出利劒大坂
東岡崎七百里間有三小嶺至赤坂始有山溪陵谷
五十里渡金絶河河廣十里北望富士山登絶頂八

十里其上有泓圓時有雪渉掛川有三大嶺曰石嶺
曰菊嶺曰金谷皆富士南麓富士自陸奥來陸奥之
外蝦蛦我窮北野人之界泥濘四百里駿河州關東
大都會家康舊都據內谷巖阻海岸皆棧道富士山
水急流至此入海曰富士川過三島上箱根嶺四十
里上有湖水十里下嶺又四十里關防之固天所以
護江戶者也自箱根湖四十里至小田原相模州之
地前時北條所據負固不服秀吉伐而幷之至江戶
二百里海濱沃野六百里險阻四塞通海爲重壕窮
極壯麗市街十五里去日光山三百里自我釜山浦

至江戸水陸之町四千里日本之人謂直路曰町日本在渤海東七道六十六州六百十一縣東極陸奥西盡肥前四千一百五十里南極紀伊北至若狹八百八十里陸奥之外蝦蛦三百里步三爲間間六十爲町町置里以町計兵其田一百二十八萬一千九百四十町其兵二十萬六千八百其俗信鬼神事浮屠好清淨論經學以頓悟爲宗男子削鬚髮婦人委髮男女皆服襖子貴人漆齒婦人亦漆齒故號曰黑齒之夷跣足赤頂膝行匍匐以爲恭無拜禮輕信易怒好擊刺薩摩風俗最强暴好殺馬島詐僞難信國

人賤之陸奥産金檣摩産銅鐵備前之矛尾張之劒
二豐之函北陸山陰之皮革其嘉木異卉盧橘欆櫚
枇杷無虎豹此皆博四海之外者豈特嚴使事而已
可爲使絶國者取之書之爲東溟學士海槎録序
上之八年孟冬上浣陽川許穆序

東溟海槎日録序

葢自梯航既通則有玉帛兵車之會而使在其中至周禮大行人是其職爾若小雅所頌列國所紀皆周咨專對之善者是在中國唯以禮義相將而已春秋書會戎亦猶中國也夫以單車適萬乘之虜後世猶難之將非素夷狄則不可行夫子稱使四方不辱君命聖人之重使事也如此至漢舉茂才異等而其重選絶國之使乃與將相次論亦良可知也方漢盛時唯陸賈使南越司馬相如通西南夷張騫使西域蘇武使匈奴最著而其不辱君命者亦未得數人至于

我東在麗季以日本諸島小種出沒爲邊患圃隱公
奉使乘舟踔數千里至博多州能修兩國之好絕三
邊之憂以至我　聖朝賴之雖日本稱我東忠臣唯
鄭圃隱一人而已今公之使日本過圃隱所到更數
千里而遇時艱棘又非麗季比也方公受　命正當
調興與義成構郤嫁禍于我國家曾以日本剽狡兵
勢之方強舉關白腹心諸人莫不怒我謀我外內交
相煽惟朝夕將逞其蓄銳思試之鋒此其行與圃隱
何如哉公既以副使攝使事夷然無色難唯以德義
懷服異類具得敵國隱情應機抵罅無不曲當卒能

折謂與已成之謀救義成必死之命止源氏將動之師而復固我方絕之和奸其所爲豈顧在圃隱下哉若乃夫關白與執政之饗宴迎送築館治道供帳餼廩極一國禮數之隆至於公所論性理與讚聖賢像致敬如神明乞一詩如獲拱璧一絕句至享數百金斯亦自圃隱時所未聞亦異哉其觀公所存於中常如過河投金時其發於外亦常如誓死爭拜所夫如是其孰不加敬畏焉猗歟尙哉公旣以忠信篤敬文之以三百之誦用能折衝於尊俎之間使一國重於九鼎大呂若是者殆非所謂不辱君命也邪夫以晏

嬰善辯蘇武抗節至于狗門舐乳辱已甚矣長卿文有凌雲之稱而喻巴蜀重煩父老之難班超倖小勇陸賈厳實賂已不足云乃如張騫駢怪誕而太史遷從以爲西域傳吁亦异哉公所記日本山川形勢風俗禮法暨民業土物大抵皆人所宜知若公又可謂善觀人之國已棊於公之所觀將亦有所觀焉爾於以爲之叙

此序文蓋亦一時鉅公手段而偶闕名不書不知爲某公所作然姑爲入梓以俟更攷

東溟先生集卷之九

一善　金世濂　道源　著

海槎錄上

崇禎九年丙子八月十一日壬午晴

曉詣闕與從事官入坐依幕上使坐通化門內部將廳金掌令霌朴叅判簷同知義禁金大德吳修撰達濟閔叅判聲男李叅知尚伋俞弼善守曾李修撰稠南司書老星來見領議政昇平領敦寧海昌俱送人問之日出肅拜

命宣醞于司饔院仍各　賜虎皮一令油席二事弓矢各一部胡椒五升扇一封臘藥九種退出從上使

往部將廳軍官受節鉞書吏受馬牌出往南關王廟
内乘辛宗述先待朴叅判魯吳全州端黃文學晧一隨至
俄而上使至正郎趙錫胤修撰李裯安邊府使李基祚京
畿監司尹履之都承旨金慶徵綾城府院君具宏東陽尉
申翊聖來會畿伯設酌東陽尉曰今此萬里行後何送
客落落歟午後抵漢江舟楫整齊者十二隻李修撰
亦追至金都事仁龍來待入舟叙別登柳亭堂叔許生
員室及許生員崙李果川健主人柳僉正栅並來會
設餞夕李修撰還與堂叔同舟向東湖讀書堂下人
設依幕于江村書堂故事非先生不許入恐有妨於

來客故世陽陵君許（樀）李生員（立希）崔佐郎（文湜）李生員（宗吉）已在夜上使還自果川羅叅議（萬甲）亦至辛承旨（啓榮）李青山（元俊）來見先是　王世子當寿　陵黃監軍又至京畿監司屢陳夫馬不足狀政院　啓請通信一行並令由水路作行朝議皆以爲未安各官之弊亦甚於夫馬云從事官上疏乞覲直向淸州廣州牧使許（徽）以支應差使負慶安察訪韓（珽）以夫馬差使負來待是日東風大作

十二日癸未晴

日出登船慶安察訪四括曳船軍不能得午後楊州

軍人至始得發行陽陵君崔佐郎還許生員(室)許仁同(靖)李果川(健)李生員(宗吉)趙監役(松年)同舟至新川還趙監役從過廣津上使已先發追到迷湖村舍夜二更矣陽城縣監柳(時慶)以支應官來到是日東風大作

十三日甲申晴

日出發船趙監役還廣州牧使落後上馬灘過斗迷至保安鄭修撰(良胤)自廣州來見至沙川安城郡守李(景仁)陰竹縣監李(時栽)以支應官設幕水邊以待到水精村入弔呂叅判(爾徵)至大灘日昏維舟設夕食欲入宿村舍聞有疫患乘月泝大灘夜投鄭德餘庄舊屋頹

廢草樹荒寮山陽之感不能自已題二絶壁上聞上
使先到仰德村夜四更云是日東風猶不止
十四日乙酉朝霧
至南始面朴監察(文燁)趙生員(闢胄興胄)來見楊根郡守韓
會亦至停舟叙別入弔仲愚家泝仰德灘至紫津竹
山下吏設帳幕于江邊以候乘月抵婆娑城察訪叔
父自利川當到梨浦送人則留待二日今夕始還約
以出待楊花浦云聞上使宿清心樓
十五日丙戌晴
出告示曉喻一行過梨浦至楊花浦叔父不至凝舟

久之走一卒請會于清心樓竹山府使具仁基自英陵乘小舟來迎至驪州上清心樓牧使韓必遠出待任生貟鈔之在良久叔父卒二弟及權坰至自楊花同舟至甓寺叔父及二弟權坰還至江川日落乘舟遡流之興原夜已深矣是行落後盖因上船在前先行牽卒太半老弱故也聞上使軍官終日不得食有愠語牧使反大恚云牧使李亀吉出待已二日余患左邊不調令醫貟白士立灼牛角炙○告示一行中如有私賫貨物者一切以法律從事一凡我一行萬里同苦若不和睦非但有違共濟之義釁端將百出一上下

等級不明則禮義不生一行許多人員必各有倫序
無混雜之患一行中絶禁喧譁言笑所到各官下
人喧譁者一切禁止如有不從者告課治罪一行中
如有喜事造言之人離間上下交構胥流者切勿信
聽摘發治罪一譯官同是一行負役旣無區別之事
至於軍官則三行所率各異亦宜體三使臣一心和
敬之意各別惕念一驛子作弊古今通患一切痛禁
俾無擾害各官之弊一驛子供饋或令閭閻饋飯而
點退飮食至於歐罵捘擲極爲不當到處禁抑一奴
子不得生氣作威如有分付擧行之事告該掌軍官

爲之絶不得與各官人相干預一禆將譯官所率奴子輩亦宜各其主日新檢飭如有無知不自畏戢者一一治罪切勿饒貸一大小人員切勿飲酒俾免酒失一夫馬整齊該掌軍官所當檢飭而爭擇好馬點退不已至於奴輩代步亦已過分點擇尤極不當一切禁止一夫馬元數外如有一名一匹濫定者兵房軍官當受重罰一自禆將以下各各戒勑所經各官若得横恣之稱恐難容貸一軍官譯官奴子如以市井人帶來者摘發治罪自首者否是日點閱一行軍官奴子見一人非蒼頭狀命詰之不服即令黜送乃

權瓆奴也並黜送權瓆行中多以爲寃旋止

十六日丁亥晴

上使發向忠原余上疏曾請歷覲蒙　允遂向原州只率軍官四人譯官一人醫員一人其餘員役令隨上使先往忠原牧使從午飯于安昌水上金判官（永耉）金生員（萬鎰）來見歷弔元正（振河）于艇止日晩至花川親庭大小並安穩嫂氏自瑞谷率小兒來待謁祠堂還坐未久崔別坐（基鏶）邊進士（允中）李生員（澣）李生員（德益 時韞）至夜還山人（惠琦）自雉岳來曾入日本從松雲還者略言日本事珎富驛吏沈愛男來謁

十七日戊子晴

留原州洪生員(汝舶)權生員(以汲)李部將(東練)李(山立)安生員(銑)李生員(時華日華)崔生員(文澳)邊生員(執中)李進士(克成)李內禁(大亨)李監官(大淳)父子崔部將(應箕)鄭監役(基磅)許砥平(厚)黃尼山(裕中)趙生員(純)李通津(慶澳)李內禁(苞)朴生員(承翰)及鄉中耆舊並來會午後牧使來設酌趙生員(純)李生員(德益)同宿

十八日己丑晴

亭午辭祠堂及親庭發行歷拜許泰安宅踰大峴抵求來村即李青山(元俊)庄也尹大卜父子及黃廷一俱

至橫城縣監金益烈以支應官來待

十九日庚寅晴

踰嶺抵木溪趙持平公淑家提川縣監韓必文來待沈察訪綽沈進士統綠俱來會柳僉知大華李生員樽自可興送善亭午歷訪金判書時讓于江上眼病益甚矣敍話日夕始辭起到北倉負役之到忠原者並來待到忠原文義縣監李善得丹陽郡守徐景霈陰城縣監洪時立槐山縣監李應秋俱出迎聞縣監徐挺然妻在鄉家新逝德眞自淸安捉晦婢及一子來現數十年前逃出者也

二十日辛卯晴

留忠原沈察訪兄弟來見沈清河(東龜)罷還自安保聞
余嘗發乘曉馳到郡話于東軒夕要見諸守令及連
原察訪禹(弼謨)得從事官書

二十一日壬辰晴

鷄鳴發向安保文義縣監以都差使員從延豐縣監
李(玧)出待食後踰嶺幽谷人馬已待于龍湫到嶺頭
者亦多至龍湫咸昌縣監權(詠)來待有連原驛子作
拏咸昌縛之上使以爲失體令移囚從吏于安東連
原察訪還金泉察訪金(湜)以夫馬都差使員至善山
府使孟(世衡)以支應官來山人靈一自加恩來見同宿

即惠瓊師兄曾從松雲往日本者也言前日從行事歷
歷可聽崔監司晛自善山抵書因寄別詩
二十二日癸巳晴
午飯于狗灘星山縣監李時萬來待沿路供億極其豐
盛盖自前接待信使規例如此到木溪堤川已設油
密果尺許即令還出仍通文前邑諭以西邊多事自
上減損　御供臣子奉使何敢爲豐亨豫大之擧自
同太平時行色有不從令者當　啓聞視丁巳甲子
兩行十減七八云而到處支應下人來會者不下數
百人至此下人來者益多星山縣監來待六日云榛

教授沂得妙鍼術自咸昌來見余力要同行許諾而去
歷訪李軍威燦于其家夕抵龍宮因官舍不足設下
處于吏家比安縣監成叙來待黃三嘉延幹自山陽李
正字時馦自奈城來見夜分乃還得從事官書
二十三日甲午晴
李軍威來見午後抵醴泉郡守李明翼榮川郡守李亨基
出迎羅生員以後自玄風來鄭參奉時亨金高靈龍兄弟
金生員是振兄弟來見巡察使沈演送軍官問安李正
字羅生員同宿
二十四日乙未雨

發醴泉抵豊山甬或作或止眞寶縣監崔克良以支應官來待館于閭閻園林宅舍極其宏盛其主乃士人李光遠云金時卨金時尹南禮安碤李生員屹來見有老品官數人自言氷君族來見李屹亦其一也午後冒雨發行中路始聞醴泉榮川士子四十餘人來見不及而還可勝歎哉黃昏到安東府使申埈寧海府使池德海豐基郡守金尚賓行禮夜與李正字羅生員同宿

二十五日丙申陰

留安東巡使沈演自尚州期會先送軍官約以明日余疾作青松府使崔山輝來見

二十六日丁酉晴
留安東寧海人朱天益來見金察訪樾及士子數十人
來見食後往拜金永興叔毋于城東還詣東軒府使
與寧海豐基設小酌日夕乃罷登望湖樓巡使被彈
不得來以請復栢子等土產進上未爲不可故諫院
論之極峻
二十七日戊戌晴朝霧
上使先發安東及諸守令來話豐基請曰昨日因方
伯不來不能設宴請依折銀例以補路資余曰公乃
欲行唐體歟安東府使色變豐基遂赧然出去霧罷

發行李正字羅生貞並還到一直縣禮安縣監朴慶元
來待李生貞巘來見卽氷君族因見其子姪設小酌
呈紫石硯夕抵義城縣令李厚培盈德縣令李文柱出迎
夜深申直講悅道來話

二十八日己亥晴

申掌令達道子二人來見與上使訪申直講到青路站
仁同府使辛慶涵來待旅軒先生送其外孫朴棁勞問
行役門下諸人多有書卽修謝狀尹愛信與億奴向
仁同夕抵義興縣監洪再亨軍威縣監申起漢出迎司僕
養馬金世春等持備邊司公事及驄馬華馬各一匹

至自京先是島主苦請華馬廟堂皆以爲給之便
上不許至是平成春稱以迎候出來懇祈不已東萊
府使以 聞始得準許譯官輩皆言騐馬近白倭人
大忌云

二十九日庚子晴

理馬等還作家書朝食後發行午抵新寧縣監以差
使負上京軍威縣監以兼官來待高靈縣監李起先亦
承差上京只送縣吏支供西軒有水竹勝壁上題咏
甚多板橋跨澗名之曰選勝橋修竹數百竿蔭其崖
淸絶可賞與上使上石崖日昏還

三十日辛丑晴

早發午前抵永川郡守韓德及陝川縣監金孝建松羅察訪李亀先沙斤察訪鄭思武省峴察訪金鑑出迎表弟許武自梅院至留巳六日玄風士人朴敏修朴東衡趙咸世郭昌宜郭澮皆至李生員道章自星山至敘話與上使登朝陽閣令帶行馬上才二人馳騁于城外川上或立或偃或倒或偏挂狻捷不可狀觀者若堵從事官行到河陽患小腫譯官崔義吉解鍼法即令馳往夜與諸客同宿

九月初一日壬寅雨

永川士子朴𡹔等數十人來見仍求曺芝山碑文余辭不獲約以竣事屬草諸生遂送圃隱先生集以贐玄風諸客皆還表弟從冒雨發行中火于阿火驛清道郡守李生更來候清河縣監宋希進未赴任只縣人來供午後大雨行五十里夕抵慶州府尹閔機與海郡守洪鎬以雨不得行禮余疾作聞從事官宿永川

初二日癸卯陰

崔義吉朝自永川至從事官腫患灼艾小差爲使行先發不可及令馳往請留云是日留慶州府尹設小酌夕上使拜府尹于衙軒從事官日暮至叙話夜闌

咎歸所館從事官論醫員董不送藥物譯官不爲告
目捽入白士立韓彥恊韓相國于庭欲杖還止
初三日甲辰陰
發慶州登鳳凰臺臺在紅門外高數十丈言是築土
所成若此者羅列城南殆十數舊都想必在臺南矣
半月城在南金庾信墓在西鮑石亭瞻星臺金藏臺
俱莽蒼可望新羅立國千年統合三韓一時文獻粲
然可觀事佛太勤寺刹遍於閭閻豈不惜哉鷄林金
櫃之說雖出國乘野人之言無稽至此但見國中金
姓太半新羅之後金傅雖降而麗王並其外孫完顏

阿骨打即權幸之後乃能宰割中國傳世百年豈非
所謂神明之後者耶問崔孤雲上書庄不能對良久
發行午抵仇於驛玄風縣監俞汝諧長鬐縣監梁應涵來
待玄風下吏金興龍等數十人官婢雪梅數十人來
謁饋以酒饌先是上使以玄風縣監不送渡海小童
是罰吾行也令捉致三公兄余以爲玄風下人咸喜
舊使君來不當刑訊吏輩以缺其望且其倅即我交
承也古人重交承不當折辱上使笑而從蔚山府使
吳暹亦來候左兵使許完送人問安即余表堂叔未
及兵營五里又送人即入兵營從事官隨至旋向蔚

山聞上使將以明日直到東萊遠不可得達云

初四日乙巳晴

朝向蔚山兵使先行韓相國等還言上使將宿龍堂村出城門望見甑山高數十丈斗起浦口城壘尚存築以巨石縱橫曲複不似我國城制即楊經理鎬擊淸正處也方麻都督以馬兵先驅浙江步軍又請先登若霹靂風霆莫敢支吾諸倭之連營者旣已蹂躪又進拔外柵淸正就縛只在一鼓間矣淸正亂投金帛于城外諸軍爭取不力戰經理有驕色日諸軍飢甚明日可鏖糟之遂鳴金收軍賊達夜設守備及曉

進攻砲丸如雨浙兵死者二千經理百計攻之不得
拔會天大雨雪士馬皆凍立城中之小得不困海上
諸軍四集王師左次經理被叅而還噫東土之免爲
卉服皆經理力也鳴金不進遂使垂縛之兇再肆其
毒亦可謂寡謀天之雨雪使城中得不困者亦何哉
入蔚山延日縣監全以直來候兵使設小酌約以十五
日當就別釜山行六十里宿龍堂村即朴虞候金都
事所居云密陽府使李必達彦陽縣監張遠來待

初五日丙午晴

日晚發行夕抵東萊即忠臣宋象賢壬辰死節處有忠

烈祠府使鄭良弼機張縣監金柱宇出迎從事官以彥陽縣監入拜副使時多有失禮不可不治罪令下吏推捉彥陽縣監

初六日丁未晴

食後發行上副使從事官所率軍官並令前導三使臣相繼行貟役皆鱗次以從盖古事如此旗幟劒戟則出迎于釜山十里許釜山在浦口斗峯屹立城郭皆倭賊所築金海府使黃屨中草溪郡守李顧賢昌原府使白善民咸安郡守李元禮宜寧縣監金敬祖泗川縣監崔山欽釜山僉使任忠幹漆浦萬戶等具甲冑出迎于五里

入城行禮于客舍禮畢各就所舘東萊府使蔚山府
使繼至左水使申(景𣙗)及虞候申(大栻)來見柳顯立奴莫
松自巨濟至玄風士人郭(弘埃 弘埏)來見到此纔二日云
譯官洪喜男崔義吉姜渭賓康遇聖往見平成春于
舘中

初七日戊申晴

留釜山領船差使貟平山萬戸自統營領所乘船來
泊

初八日己酉晴

留釜山蔚山府使吳暹往見平成春于倭舘平成春

即所謂烏川式部也用事島中稱以奉行八月出來
朝廷以吳暹爲接慰官以待之至是就舘設茶平成
春曰信使已到 國書謄本及别幅物件尚未得見
極以爲悶答以 朝廷必已善處非汝所慮藤智繩
曰今番使行所係甚重 國書措語中如有一字未
盡大禍所存式部專爲是事而來且草藁出示已有
前例丁巳甲子橘智正之爲信使迎候差人也俺亦
隨來正本雖未得見草藁即許見之且我國出來國
書宣慰使例爲開見而後上送今何必牢諱譯官出
謄本示之平成春令洪喜男讀而釋之聽畢與藤智

纔相語良久乃言于府使曰書契措語俺等雖未得通解賢君二字大爲未安我國則愚者謂之聖詐者謂之賢今以吾大君爲賢君辱之甚矣必生大事賢君二字刪去只以丕承先緒等語書塡何如弊邦以下至不勝慶喜之至十六字一則謙辭一則同慶之意俺則非不知之而大君左右用事之人爲調與右相者尚多萬一於書契問答之際乃曰朝鮮旣以弊邦自稱吾亦稱朝鮮以弊邦可也云則其爲生梗難處之端如何刪去未穩文字務爲簡約勿使調與之黨逐條求疵兩國幸甚駿馬之請得蒙准許誠不敢

更有所達華馬體小驄馬近自家康騎此馬見敗故
我國以此爲凶色小小將官亦不騎換以他馬幸莫
大焉錦段之非貴國土產俺等非不知之曩日信使
時調興與島主中間周旋諸色錦段優數措備稱以
朝鮮禮贈其時隨行譯官之目見而使臣之所知也
調興老賊反以自己作俑之事歸之於島主萬端構
揑無所不至當此之時島主如炭火上嬰兒幸賴大
君之明辨死中得生而存亡之機猶且未定今此力
請信使一則爲兩國和好之固一則爲島主寃枉之
昭雪也島主辨誣之日費用不貲財匱力竭信使一

行四百餘負無以支待沿路之官亦以供億之弊歸
咎島主然則信使之請豈島主之所利哉調興之誣
不辨則島主終無保存之路調興萬金行賂締結權
要今雖投棄荒裔餘黨布列左右可虞之端伏於未
覩之中島主日夜憂惱寢食不甘今番贈禮與前頓
減則反實調興之誣而自墜于仞之坑其爲悶迫之
狀非口舌可盡欲如前日之私備禮物潛改文書則
璘西堂召長老譏察於島中調興之黨伺衅於江戶
欲祈請　貴國優送禮單亦知朝廷必不肯許百爾
思量曾於洪喜男之還也別紙書送矣今見下送別

幅草本鷹子所請者二十連只送十連虎皮所請者十五張而只許十張豹皮三十張而減五張魚皮百張而減其半筆墨則只送四十非但畧小所見埋沒四十之四字與死字音同大爲我國之所忌大君左右之人若曰朝鮮凌蔑我國贈禮菲薄如是且用所忌之四字亦有其意云云則將若之何驄馬俱鞍以送是所望也而有馬無鞍不勝缺然執政處所送綿紬花席白苧布油芚等物非我國所貴之物畧略又如此無寧去此五種之物只存物目中所録虎皮二張且將鷹子一連黃筆三十柄眞墨二十笏以代錦

紬花席等物奉行處所送緜紬花席白苧布黑麻布亦爲减去只存物目中所録虎皮一張且將鷹子一連黃筆三十柄則所見稍似踈淡矣且島主所贈優於執政感感則有之大小文書大君無不見之多少不同必致疑訝虎皮三張减一張綿紬十四减五匹極爲便當今番信使以秩高宰臣差送事東萊府使書契中不可不及而今來書契别無是語更爲啓達如何信使渡海以玉色衣冠見島主黑色見大君是則嚴不敢更有所請一行負役以白衣笠作行則我國素忌白色一路觀瞻必有駭怪不無是非於島主

若使貪役權着黑色俾無執言生梗之弊幸甚島主前後所懇無一毫自己私言專爲兩國之和好朝廷不諒實狀事事不如所望可不悶哉錦段及他物如不得如數准許則空紙書送以爲島主自備之地者實出於不得已不然謂與之誣於此實矣島主之危於此判矣吳暹遂具由　啓聞

初九日庚戌晴留釜山

余疾作東萊府使蔚山府使俱還

初十日辛亥雨留釜山

從事官軍官前監察崔褣男語侵上使軍官朴弘疇

上使以爲無禮令從事官黜之自如察訪沈摠來見

十一日壬子雨留釜山

巨濟縣監盧孝誠固城縣監姜瑜以支應官來全羅兵使李辰慶統制使尹璹俱送軍官問安徐壘同自固城來見

十二日癸丑陰留釜山

自如察訪還昌原府使宜寧縣監金海府使還內司僕下人牽華馬二匹至自京盖因前日東萊府使與平成春問答 啓聞故也備邊司陳倭情大變彼中用事貴將皆調與腹心一失此會後悔必多請許錦

段華馬亦令本道買給 上答以華馬令內司僕買
送錦段則不允
十三日甲寅晴留釜山
軍官白士哲自玉浦來初金光立即訓鍊都監將官
李俊望即別抄廳武士也白士哲即玉浦萬戶也余
聞其武藝爲國中第一適會儒生上疏日本信使須
擇他日爲大將者以送事下備邊司請令軍官並許
極擇余遂以三人請訓鍊都監別抄廳並防 啓自
上答以如有特異之才給送可也自此都監不復言
玄風小童金免三沈克龍等來現徐墨同還固城

十四日乙卯晴留釜山

玄風士子郭弘垓郭弘延告歸草溪郡守還玄風儒生郭儁國郭弘栽金大鎔金時俊郭泰元咸安士子朴亨龍來見尹愛信億只來自昆陽令軍官閔格軍得代往者四人各決棍六十

十五日丙辰晴留釜山

上使與從事官行望　殿禮余病不能參慶州判官以支應官來倭差橋成供持書契出來爲迎候信使島主在江戶時未還島

十六日丁巳陰留釜山

左水使來見將行海神祭一行俱入齋夜洪喜男姜渭賓康遇聖等還自倭館言藤倭問荅辭緣與郭衛國郭泰元金大鎔同宿

十七日戊午晴留釜山

德眞上京午後譯官至自京得家書室人以初七日未時生男子聘母趙監役俱有書東萊府使自倭館來見定譯官陪狀啓上去蓋藤倭所云別幅中不可無印信若然則恐致調與諸黨指以爲僞端故也

十八日己未晴

四更詣永嘉臺行祭祭禮一依五禮儀海瀆祭亭在

釜山城外浦上權公盼爲方伯時鑿港藏舟處所集
高數十丈初乘船吉日定于是日故開洋五里還船
上設大幟大纛各一淸道巡視令旗偃月刀三枝鎗
各一雙作大吹打上副船及卜船二隻則統營所造
從事所乘舡及卜船一隻左水營所造釜山僉使列
戰船以從水使亦列戰船于浦口東萊府使設小酌
夕訪郭生貟衛國諸人于所舘

十九日庚申晴留釜山

昨日乘船時上使軍官張文俊在船房上不下從事
官怒以爲無禮上使杖三十度水使來設餞郭衛國

諸公還玄風

二十日辛酉晴留釜山

與上使登釜山城城即倭人所築孤峯斗起海口前對絶影島北望山麓有古墳即鄭氏始祖塚此則内案而絶影島爲外案云倭船二隻出來

二十一日壬戌晴留釜山

倭訓導李亨男來言昨日出來者乃島主差倭島主以今月初十日還島云問于平成春則島主書中有曰今番信使之行比前頗異故凡干禮貌迎候等事已爲定奪而來信使一行之事不可不十分詳細磨

勘云今十六日得接執政平掃部潛通私書有云信使到江戶日期則以十二月初生擇日近來調興心腹之人覬望覔痕者多兩國間事諱於召長老璘西堂十分停當以來則吾當周旋且執政奉行等姓名書送今來書契外面各書姓名俾無推諉狐疑之地執政藤大炊源讚岐守及吾處則措語極其簡略勿入被抄人刷還之意但於奉行源伊豆守藤豐後守藤加賀守源周防守處各送書契添入被擄人刷還則奉行必將相議吾當極力周旋云云大槩執政者三人奉行者四人藤大炊藤加賀守源周防守等乃

調興心腹信使之行脫有一毫差誤之事則執言生梗搆陷島主移害朝鮮顯然無疑終始扶植者唯平埽部源正宗二人而已今聞正宗不意身死埽部所通又如此此亦出於深思極慮爲我萬分周旋之地故委送差人請急速定奪云機張縣監設小酌密陽府使亦來夜久罷

二十二日癸亥晴留釜山

機張縣監還縣蔚山府使坐戰舡不整罷

二十三日甲子晴留釜山

平成春獻蜜果三小合于一行盖南蠻所出又欲見

畫員理馬醫員等荅以往馬島自當相見不必先送

二十四日乙丑晴留釜山

東萊府使來設餞密陽府使亦同參天城萬戶以三船畫彩差使員來盖平成春苦請使臣船上設朱欄左右張絳帳船板畫青龍以為一國聳觀之地 朝廷許之令東萊造紅綃帳令統營設畫彩

二十五日丙寅晴留釜山

密陽府使設餞禮曹移文至自京乃十八日出也其啓辭曰今見吳遲狀 啓平成春等所言 國書措語及所送物件加減等事亦似有理觀其辭意懇懇

實出中情大槩其所以懇請如是者決非有他意只是爲島主要以取信於關白自救危迫之勢耳島主上年被調興之讒幾陷於大禍幸而生全而其危迫之形到今猶甚信使之請本爲此也旣從其請而許遣使臣則其所求之事從之無害在我從之別無所損所費亦至微而在彼利害則死生存亡乃係於此終始不許竊恐非所可忍也且彼之利害亦我之利害也其所請不難之事豈爲靳惜臣等愚意其所請之事皆宜准許也書契中賢君之賢字其國所避弊邦二字彼中或視爲稱謂之言云者雖甚無理倭人

本不知文字其國俗習見如是則何必用其所忌之語以拂其意乎書契中賢君二字雖删去文理自通删去爲當馬色則曾以所求色馬下送想必未及到而有此示云也錦段雖非土産其所求之數不多至於虎皮鷹連豹皮魚皮等皆減於所求雖給其數不過鷹子加十連虎豹皮魚皮加五十張鞍子二具亦是微物筆墨四十之數彼中所忌則各加一十爲五十所加至微至於執政處奉行處則請減其重物而代以輕物島主處則又請減其數其從之尤不難東萊答書中秩高宰臣信使差送事及之亦似無害信

使及負役服色皆犯彼中所忌此則國中期服未盡固不可爲人變喪服也然竊思之國法邊不舉哀曾見宋朝之制國恤邊地服三日而除以此觀之則使於他國者固當以權宜變其服矣凡此所求皆非難從之事竊恐皆准許爲當而其中錦段則前者備局及臣曹累以爲請而自上堅拒不許臣等迨竊惑焉夫自古中國與夷狄交者皆非愛且慕也乃不得已而爲之也如太王以珠玉皮幣狗馬事之自漢以來歲捐十萬之幣竭生民之膏血以事仇讐之夷狄豈其所樂爲哉皆所不得已也今此信使之遣亦實

不得已也不得已而送之則何乃惜此二十四錦段以失敵國之好哉送使而失其好與不送無異也業已送之則要當無失其好也臣等竊恐今此准給與否所費極輕而所害極重也臣等所以反覆多言苦口力陳不敢承順　聖意如是者誠以其所係極重不敢不爾也且平成春之言以爲錦段及他物如不得准給則請於空紙書給物名而令島主自備此則誠爲不可我國雖貧豈不能備此數種物乃令島主代備而行之哉其所請之事伏　請熟加　睿思特許准給自　上答曰問于大臣處置且今之人不識綏

急輕重其可憂之事則忽而不念不關之事則懼而生怱以若所爲濟此艱危誠不易也欲給之意擧朝同然則不可阻遏錦段添給的實與否問于曾前入去譯官處之爲當領相金㙉右相李弘冑以爲旣已送使通信則彼中情懇不必強拂其意況平成春等所言不是難行之事而該曹覆 啓甚爲詳悉依此施行似爲宜當錦段添給與否問于譯官朴彦璜則云渠曾於甲辰年隨惟政入日本又於甲子年隨鄭岦以往皆見島主以我國所送禮單略少如人參虎皮豹皮等物於元數外自備充於所送物中以送云

自 上並令許送盖倭情易變事機叵測島主之危間不容髮故朝廷之所慮如此而平成春橘成供藤智繩等相繼出來其所揣摩無所不至極密極細唯恐一事或差

二十六日丁卯晴留釜山

余自到海上脊疼發作無常服芎夏湯或用推氣散屢服滚痰丸無驗至是益重筆工重伊告歸金海府使以支應官來

二十七日戊辰晴留釜山

密陽府使靈山縣監還初昏倭船一隻出來盖今此

使臣三人俱是改出之官前使臣之出也以極擇官
雋言于關白矣今若疑官高者不來而改以位卑之
人必生大事願得洪喜男書以明極擇改差之由云
二十八日己巳晴留釜山
全羅左水使安夢尹送人
二十九日庚午晴大風始寒留釜山
三十日辛未晴留釜山
出告示諭一行從事官招點軍官譯官所率奴子唯
上通事崔義吉奴終夕不至以爲違令杖其主二十
○告示一日本名分截然上下之間至嚴至肅天下

謂我國爲禮義之邦無不敬重而及到彼中反爲所
哂者有之云宜各惕念一行中專以嚴肅爲主一依
軍中諸事舉行一行中如有言笑出聲者依軍中喧
譁律决棍一行中如有不從約束者爲先决棍一正
官中官先正等級各盡禮敬無或混雜以駭彼人之
瞻視裨將則各其廳行首規檢譯官以下諸貟則堂
上及上通事規檢每日輪定直日一人令各掌行中
禮法及過失等事如有犯法者先治直日重則並治
行首上通事至於中官以下亦依此舉行一船格軍
每櫓定統將一人左右邊各定領將一人船將主之

格軍有罪則治統將軍卒有罪則治都訓導使令吹手有罪則治牌頭軍官譯官奴子有罪各治其主一旗纛鎗劒等手使令吹手等行則成列立則成行不差一步罔敢或忽如有違令者依軍中失伍律棍打屢犯治次知軍官一法之不行必自上始行首及上通事各别盡心使有所畏威一到處舍館屏廗器皿切勿點汚破毁至於草木花卉之類絶不得折傷蹂踐一所到處一行人員並不得涕唾堂壁至於大小便旋必往定處不可汚穢一到處不可出入閭閻成羣周覧奔走縱横往來指示一出入女肆者論以重

法發告者有賞一下人輩或折辱彼人之陪從者恣
意陵轢至於鞭掠者有之云極爲寒心一切禁斷一
下人或與彼人鬭詰者勿論曲直各別重杖一下人
相鬭者分曲直從重科罪一凡下人不得與彼人相
昵不但易生忿詰或有輕言泄漏之患一下人有門
處每夕點閱鎖門一格軍尤甚無識各别嚴治使不
得違法令一自前格軍以錢文分給一事大相鬭詰
云其爲無狀莫甚於此格軍不足言通官之罪亦已
極矣首唱格軍及用事通官俱施重法以快彼人所
見一船隻之留置江口負役之從往江戶既非一日

一月之久凡百事爲必多錯誤誠極可慮各別撿飭俾免彼人指點一船上沙工無上外絶不得高聲一船之行止進速一任沙工無上他人絶不指揮以亂其意一船貨潛商及彼人交結妄言等罪自有事目各別畏勑俾免後悔士人全榮至自草溪

十月初一日壬申晴留釜山

曉行望　殿禮華馬二匹鷹子二十連傳給差倭使之運去

初二日癸酉晴留釜山

從事點檢一行負役行李並着署以給左水使來設

小酌夜深東萊府使來見
初三日甲戌晴留釜山
譯官尹悌賢自京至政撰　國書及別幅加數物件
入來詣客舍拆見　國書
初四日乙亥晴留釜山
從事官朝出港口點檢行李標署分載各船午後出
釜山城門欲乘船潮退不可上宿村家夜深東萊府
使軍官至自京持納奉行處書契各四道
初五日丙子晴
留釜山城外從事官以上通事崔義吉被罪不現更

杖十棍狀　啓黙之宜寧巨濟縣監以支應官至玄
風下人數十名及別監朴振立來夜深玄風縣監始
至許貳告還向蔚山

初六日丁丑晴

五更乘船發行平成春橋成供藤智繩等已出草梁
項先待倭沙工十三人來見分載各船到草梁項日
初出矣張帆開洋舟行甚駃行百餘里北風轉作東
風及到水宗風勢益猛波濤若山振盪奮薄上如昇
天下如入地望見他船出則露板底入則只見檣烏
舡中之人無不昏倒嘔吐格軍亦什櫓間不省人事

唯船將白日新軍官白士哲小童尹士立獨不變申末始達馬島之西沙愁那浦此前日我船未曾到處平成春等飄泊無去處倭人憂之上使所乘船舷爲波浪所拆船中燒酒瓮瓶相撞擊盡碎初涉海路卒逢惡風幾至顚覆及抵岸人人盡賀再生矣是日行四百五十里島主送其奉行伊織問安呈酒饌宿船上

初七日戊寅晴

留沙愁那浦是日東風大作不得發船此浦即平秀吉壬辰入寇時留泊兵船處云人家纔十餘戶聞國

馬到鰐浦病寒令韓天祥由旱路往治之倭人呈下程物目極多是日宿船上

初八日己卯晴

平明發船促櫓沿崖風逆不得進巳時棹入鰐浦人家纔數十戶平成春告請下陸日暮館于寶藏菴招見平成春等皆跣足赤頂匍匐膝行入拜楹外以兩手據地每言頓顙屛息側聽連聲唱喏愈數愈細狀如嬰兒聲蓋其國極敬之禮然也島主又送内野權兵衛問安呈酒饌藤智繩還府中馬上才白天龍馬病斃自沙愁至鰐浦三十里

初九日庚辰晴

朝飯後還船上待風尹大銑犯騎馬決杖是日宿船夜下雨諸船張雨具終夜有聲累日水宿海氣襲人板房之大僅能容席每閉戶臥若入函中朝起昏昏百骸麻木自分必死矣船臭日益甚令人惡心不能堪

初十日辛巳陰

平明發船陰雲四合波濤洶湧船人大懼急棹入西泊浦去鰐浦三十里有民戶十餘後山皆冬栢丹楓望之如畫初昏伊織獻新柑一苞味極清新

十一日壬午晴
平明發舡過金浦倭船之奔走迎護者不知其數至
下瀨兩島之間僅能容舠倭沙工以爲靈神所住令
船人不得出聲祠在崖石上云是住吉神廟板屋數
間村人之觀光者滿其中未末入泊鴨瀨島主送人
問安夜深橘成供等以其私謂譯官曰明日璘西堂
召長老當出迎船上帳幕諸具不可不整飭裨將珮
刀皆我國所出品且劣幸深藏不出貴國槍戟亦不
好須勿去韜鳥銃亦我國所造見之不以爲貴不如
不出云盖恐兩僧見之姑爲此謊語耳自西泊至此

一百七十里是夜宿船上

十二日癸未雨

平明發行島主玄召光璘出迎于二十里外儀從甚盛雨僧共一船被袈裟執金扇頭戴黒帽坐錦椅船左右張彩帳被長衫侍立坐後者殆三十餘島主獨坐一船赤項斑衣亦踞錦椅執劒戟䟫列于左右者數十人船上張綵幕左右櫓卒各三十六斑衣二色船制精巧其行若飛舟既近從𣏾樓上行揖禮遂前導以行未及府中五里雨下抵岸雨盍甚倭人張傘控馬者蔽岸夕雨止上使以下奉 國書入觀者

塞道行二里餘始及館舍璘西堂先到以待入謁而退倭通事三十人謁于庭下枕席帳褥略倣我　國之制别設突房伺候供億各有執事之人接待之禮極其恭謹設振舞即倭國設宴之稱也一行員役分餉于各廳遣軍官守直各船禁斷格軍之擅自上下者埃房新造未乾宿于廳中凉冷可言自鴨灘至府中浦七十里

十三日甲申晴

留馬島平義成兩僧送人問安逐日以爲禮島中地勢狹隘四面皆山府中民戸不下千餘樹木青葱絶

不似十月天氣有八郡八十二浦云舊是我　國地
方而不知何代沒於日本黃衛因三浦之捷欲據此
島朝廷不許天神山爲其主山樹木盛欝俗傳山靈
極神人不敢犯一木浦口石壁斗斷矮松萬株流芳
院萬松院皆在浦口岸上丁巳甲子之行使臣皆寓
此處是夜府中民家失火喧譁之聲久而乃止島主
即送人問安國俗最重火禁廵街呵喝達夜不止到
處習然其聲輒各少異

十四日乙酉晴

留馬島島主兩僧來見至中門外下其竹兜刀戟儀

從並在外義成着其所謂公服兩僧着長衫袈裟從
者十餘人到堦義成解劒赤足兩僧脫履上堂行揖
禮義成謝曰三大人涉海遠臨感激罔涯兩僧曰三
勑使越海遠臨豈不辛苦俺等乃大君所送迎候人
也陪行往返敢不盡心設茶而罷召長老行揖禮時
兩手俱戰不能成禮聞昨日不來者因此輩不閑禮
貌講定之際以致日暮云洪喜男持禮曹書契往城
中島主具公服出受大廳禮貌極恭喜不自勝曰我
蒙　朝廷至恩得見使臣若或有一毫怠忽之心有
如海水

十五日丙戌晴

留馬島島主呈別下程召僧送果餠其書曰昨者一謁光霽丰度萬慰斗山仰瞻幸甚山人寔林間性情方外手段素不學詩書矧又疎禮節只恐交際屢多唐突伏希披量尤緖不盡顏甲俞增仍各各附記以效芹粲留惟榮共以冬初霜寒旅況珍毖棠陰玄召頓首璘西堂亦送果餠其書曰疇昔獲繼對颺岸傾嚮唯夥想夫寒廳尊候如何異日更欲丈席伸卑悰㝡今兹謹獻菲薄各錄仰蘄笑留爲幸叩首不宣玉峯光璘頓首遂各具謝帖以送令康遇聖徒見島主

官刷還事荅以盡誠往見兩僧俱設酌致款

十六日丁亥晴

留馬島始送禮單于島主兩僧藤智繩等處各有差

聞有歸船封狀一啓作家書夜夢三子皆岐嶷可念

十七日戊子留馬島

十八日己丑晴午雨

留馬島島主呈霜橋一大器仍送昨日禮單謝帖召

長老送四層金函三部于使臣將餅之洪喜男等以

爲萬里陪往之人不可落落請姑留遂命藏置以待

回還時處置

十九日庚寅晴大風

留馬島島主請行享禮食後一行正冠帶具旗鼓儀從徃府中有三重門重城複墻上設砲樓堂中左右懸甲冑槍戟周以金屏北壁掛宋徽宗白鷹圖享禮床卓盤皿饌品盡倣我國之制使臣下轎于内門島主與兩僧迎于下堂延入正廳一行員役並設享于別廳執事者數百人寂無一聲島主兩僧之後侍者甚多皆佩短刀僧則否趨走於前者皆著長單袴曳地者尺許見之可怪其意必備倉卒之患使不得急步九酌而罷遂撤床卓列錦席于堂中羅火燭數百

請行重杯禮仍降坐進小饌俱極珍美酒三行兩僧
使洪喜男請曰前日使臣之至於此也未嘗不題詩
今日宴可謂盛事願觀落筆以增光彩余曰主人有
作客何敢不和兩僧遂各題一絶余與上使從事官
皆次之藤智繩密謂洪喜男曰彼坐後諸僧皆能詩
者日本之俗一毫挫人爭欲所腹而死江戶執政聞
今番使臣能文擇一國之尤者盡送于兩僧唯恐見
敗小詩乃日本所長今若如此而罷則諸僧必自矜
曰孰謂朝鮮使臣難待彼若一挫則不敢復言唱和
事矣爭相傳誦必以爲寶聲名永流萬世不可不多

作洪喜男以告余不肯藤智繩膝行入客語于兩僧良久而退必令求詩也兩僧請曰拙詩旣呈願得三大人詩因進金牋遂題八韻排律二首以贈兩僧拜謝曰此詩非貪道所敢議矣夜久還島主送伊織致謝

二十日辛卯晴

留馬島召長老伊織送橋餅各二函平成春伊織來謂譯官曰前頭如有求使臣詩筆非島主來者願一切勿許

二十一日壬辰晴

留馬島夜洪喜男還自府中言今日始與島主密語憂懼之狀溢於言色召僧雖外示相厚而尚未得歡心凡事極可慮式部所定禮單太爲些少不知所出云召長老璘西堂次送排律各一首又各次其韻以送藤智繩來謂洪喜男曰吾言驗矣兩僧及諸詩僧一得使道詩莫不傳誦曰若更酬唱則辱國而已此後決不可和送云

二十二日癸巳晴日氣温暖如八月

留馬島理馬韓天祥別破陣金景逸黃德吉領國馬先發島主請以明日發行將下程餘米四十俵還給

伺候倭人一俵容我國九斗五六升馬島瘠薄地小民貧平成春等第宅爭相壯麗島主所送極其豐盛

二十三日甲午晴

留馬島島主送人曰今日東北風不合發船海路極遠風弱不可發請停行島主出乘舡開洋而還以今日爲吉故耳與從事官及全生通讀近思錄自此日以爲常往來始得畢講

二十四日乙未晴

日出發馬島乘船義成兩僧先導西風方起諸船張帆而發倭船皆白布帆凡三十餘隻未末到一岐島

風本浦旣泊岸島主兩僧送人問安自此以後每發船送人請行泊船送人問安晨昏亦問安島主使者平成春伊織每至將監左大夫或至藤智繩則官卑者也平伊等有故則亦至召僧使者玄首座璘僧使者巴首座每至及登旱路亦然水邊民居可五十餘戶傍有小祠平戶太守所管太守方在江戶代官出待島有七鄕十三里十四浦東西半日程南北一日程太守乃調興之腹心欲得對馬島謀擠義成盡力義成行萬金於平戶太守由是始密平戶島呈下程物目極多逐日爲例是日行四百八十里宿船上島

主送平戍春等屢請下陸
二十五日丙申晴
東風大作不得發留一歧島是日搜括各船負役卜物島主邀見畫手寫手是日宿舡上島主兩僧送人請下陸
二十六日丁酉陰
食後下陸館于龍興寺始見蘇鐵籬後冬栢盛開島主呈白石數片曰此石在山頂石理之間皆落葉願聞其理視之則白脆如乾淈落葉乾在石裏漫應之曰此開闢前落葉耳旣出醫官韓彥恊以爲糖餠攪

取滿口嚼之則乃石片也一行胡盧歲遣船至自東萊得訓導李亨男等告目

二十七日戊戌晴

食後舉帆出浦申末至藍島有民戶二十餘即筑前州所屬南望九州諸山橫亘天際覇家臺在其岸倭言覇家與博多同音麗朝鄭圃隱奉使時遊覽之地冷泉津七里灘即新羅忠臣朴堤上死處此乃日本故西都申文忠奉使時亦到此處島上館舍盡爲新造鋪設屏風極其華美奔走供給莫不肅敬聞以支供來者凡五百餘人皆筑前州人日夕下陸自離馬

島平成春等奔走有同下人藤智繩親擔轎索唯恐
不謹夜大風
二十八日己亥晴大風
留藍島平成春等言筑前太守潛來觀光且欲覸使
臣云兩僧因譯官請見沿路諸作答以風波困憊詩
思也湲璘僧送律詩一首求和願勿使召長老知之
與從事官次送
二十九日庚子晴
平明開洋未及半路過山脚舟爲風浪所撞激幾不
能脫倭船四隻急來牽引得不破及過山脚前舟已

遠矣過小倉城池極壯麗民居亦盛有五層砲樓突
兀中天越中守忠利所居處鑿引海水爲壕駕虹橋
其上即豊前州地方夕到赤間關乃長門州所屬館
于阿彌陀寺豊前太守夜送下程米至五十石他物
稱此只受酒果而謝還之寺傍有神祠名安德天皇
神堂源頼朝之變兵破至此勢窮力屈其祖母負而
入海年八歲從臣宮女死者甚多國人哀之爲小兒
塑像立祠以祭云自藍島至赤間關三百二十里自
此始爲日本陸地自馬島抵赤間關連有三大海波
濤極險自古號爲難渡

十一月初一日辛丑晴

曉行望闕禮平明上船潮退水急不得發晩潮至始發經文字城岸上有廟繞以松林浦名硯水後峯斗起百餘仞上有壁壘爭戰處正與赤間關相對水勢甚急北望陸地諸山連亘不絶南望九州諸山繚繞一面及至向島則九州盡而大海茫茫矣夜二更到向島天黒如漆西風轉作北風向島尚遠倭船及上使船已先到舟人不知所向放火箭與從事船相應倭船出迎者極衆向島亦長門州地方太守送人問安召長老獻餠籍自赤間關至向島一百二十里

是夜宿船上

初二日壬寅晴

鷄鳴發行倭船前引者每船各數隻左右設綵幕自藍島以後始用大船皆是各州戰舡到上關水邊迎候者如雲及下陸設振舞盡用金盤金器又設綵花彩雲金臺一則松樹一則桃花一則牧丹削木爲葉剪彩作花竒巧逼眞譯官輩以爲此乃關白見使臣時所設一路則曾未見者平成春來言曰今到此地聞大君分付各路諸將曰朝鮮信使旣是大官各別善待一路各站皆設金盤金器及綵花金臺支應諸

官亦令大官出待至於關白藏入之地自江戶別送受祿十餘萬石者以主之一路設撥使臣動止及支供能否一一馳報六日内飛報江戶故一路諸將無不肅敬云自向島至上關一百七十里

初三日癸卯晴

曉發行行未半風止潮退遂入泊浦口日暮風起張帆而行二更到津和宿船上璘偕獻橘一籠黒雲北起風雨卒作船人落檣布篷喧聒不已島主送人曰風浪如此決不可止宿船上當灑掃浦口人家以告俄頃風定不下陸終夜震盪不可堪自上關至津和

一百三十里

初四日甲辰晴

平明發船行數里橫風大作海中石島與海岸山脚相對白波如雪望之不可近舟人慴然脫氣我國沙工不知所爲一從倭沙工所指僅得經過旣得脫莫不相賀盖自馬島至赤間關號爲三大海自赤間關以後皆傍岸而行如我國西南海少有風濤則船路之艱甚於涉洋黃秋浦日記所録信不虛也午後抵鎌刈即安藝州地方水邊排板屋七八十間爲一行貢役振舞設也盡布金屛使臣所舘即太守茶屋及

進享比上關益盛及夜懸燈數百枚于江岸達曙不
滅水邊有戰船數十隻上設戰具各有領將觀其舡
制輕快精巧左右設二十五櫓或設三十櫓而比我
國戰船不及遠矣今之論倭者徒知陸戰不念逆擊
于洋中若下陸則難制矣左水使每以三月入防釜
山謂風和八月以後謂之風高罷防水營釜山七浦
戰船及統營添防船通計不過二十隻格軍必用八
九十射夫槍手砲手當不下七八十方可禦敵而今
聞一船射夫十七砲手二名統營去釜山三日程賊
若乘風張帆是爲我船之逆風永嘉臺藏船雖出於

一時畫策而蠻館至近賊若縱火可一炬盡劫蠻夷
新設水營與蠻館相對七浦前則疊入釜山今則四
浦移入水營釜山日就無形使 國家無南顧憂則
巳若或有警將何以稅駕議者謂統營船隻當盡入
防釜山此計則不可薩摩州正當我國全羅道地方
古之設鎭本意大將居全慶兩道之間兼統下三道
水軍全羅忠清道有變則督慶尚以左水軍進戰慶
尚左道有變則督全羅以右水軍進戰令乃盡移之
釜山賊從他道出則孰能禦之賊欲出東萊則必由
沒雲臺草梁項欲出晉州順天興陽等地必由加德

前洋加德多大浦去釜山一日程去統營二日程爲今計者令統營中軍入防于加德若釜山告急可一日進若犯晉州以南賊則可擊之洋中統使兵使相爲掎角統使戰于海兵使戰于岸使不得下陸庶乎其少可矣夕兩僧來謁召僧曰貧道最患水疾乘船則爲一僵尸以此久不得來候聞三大人俱不患水疾極以爲賀旣還島主至禮貌益恭潜招伊織附耳語曰外間或有此處人屬耳者否汝與式部出觀還曰風甚寒此門可閉即盡閉窓戶島主曰向使兩僧來謁今獨來者願得從容拜謁仍出小紙于懷中以

示曰大君令一路極力支供飛船絡繹探報江戶使者昨日出來今將還此則傳報之書備言使臣一行上下肅齊沿路支供盡心等事矣仍曰兩僧同行多有嫌避此所以不得頻謁或有願達事到泊處令洪同知或康判事託以相訪來見則可潛禀也各站支供極其致誠俺之陪信使入去今已三番未有如今之盛者請勿以下陸爲勞受享幸甚又曰兩僧以能詩自負及見使道詩不敢作一句璘僧則曰沿路唱酬則得其詩篇多矣勝負不必較我則欲製送召僧則以爲不可故璘僧亦不敢書送又曰兩僧前日所

得使道詩極以爲寶草書多未曉幸令下人楷書一本以贈仍請曰俺若得一首詩誇耀江戸諸將光華倍百幸乞留念遂口占選體四首令全榮書贈島主頓首稱謝從事官亦次韻以贈島主兩僧自此逐日或問日來見無常規矣式部等謫于譯官曰此處上下大小聞貴國鼓吹莫不聳聽願島主來謁時作鼓吹以爲光華夜深譯官來言此處所費三千兩日本人言待使行若如此行不出一二巡日本蕩敗云是別下程活雉百首分盛竹籠一雉直三兩云他物稱是酒味甚好日本好酒皆出此州自津和至鎌刈八

十里

初五日乙巳晴

平明張帆發舡終日行兩山之間山旣盡將出海口石壁斗入波心高可數百尺結僧廬其上見過船必鳴鍾行人投之以米錢柴木以爲守僧資活云行數十里始達韜浦卽備後州地方館于觀音寺寺在海岸前臨大洋島嶼羅列景致勝絕太守日向守自其州親來支候誠禮備至卽關白之族年老爲其所敬云送康遇聖謝之則伏地叩頭浦邊民居甚盛自鎌刈至韜浦二百里

初六日丙午晴

日出發船或船或櫓過下津有山城基址即秀吉時關防家康罷之凡州郡城池有三數處則存其一而盡撤云四州地方益近岸上樓堞極壯言是讃岐州城地初更到牛窓上使患癨亂余與從事以夜深不肯下陸義成大懼使式部伊織藤智繩懇祈不已許之太守即新大郎光正關白近族關白以北陸西海四州等地絶遠慮有變盡令親屬布列兼察諸鎮動静以此權重至是親自出來先送人探問於一歧藍島鎌刈等處馬島人以余等不下皇皇失色及下岸

舘于本蓮寺左右人家數百戸道路盡布步茵步步懸燈及進饌美男數十輩皆盛服曳袴奔走肅敬屏息不敢仰視正廳內外盡設金屏滿前皆金盤燭影之下粲然一色自此以往愈往愈侈牛窓郎備前州地方去韜浦二百里

初七日丁未晴夜雨

日出開船行數十里南望大海接天午後到室津幡摩州地方太守甲斐守正友自江戸出來三四日方往溫井治病不能親候云舘于浦邊茶屋自牛窓至室津一百里

初八日戊申陰風留室津

雨後大風義成送人曰此去兵庫不遠南海大洋在其間今日風勢過猛不可發請留許之村有被擄人其母年八十尚在東萊因格軍抵書求見荅書曰吾有三子女何可舍去天理絶矣令人痛愕

初九日己酉晴

早發行至中洋望見幡摩州城池民居彌滿粉堞突兀行百餘里有明石城池松平丹波守所治云送人迎候風利不入追送別下程極豐只受茶果數種初更到兵庫即攝津州所屬五畿內地方爲關白藏入

之所藏入猶言湯沐邑守官出待甚謹譯官等言自前此地下人皆關白管下故本不敬謹支供尤無形今日供帳非前日所見云是日江戸使者至義成失色及拆其書乃平掃部伊豆守書也當初使臣之到釜山也平成春已爲飛報而使臣留釜山月餘道春等流言曰義成之不及調興人皆知之萬無得請信使之理若到釜山安有至今無聲息關白曰義成雖劣既云到釜山定非虛語姑且待之及使行到馬島義成再三馳報一路設撥處皆淹滯不傳皆是調興之黨中間所爲至是掃部等潛使人通之大槩調興

之黨日夜候釁一事之差讒言百出義成之危間不
容髮非但平成春等皇皇狼顧猶恐一舉措有失譯
官聞諸道路之言皆曰義成雖請信使萬無畢竟無
事之理義成之請得東萊書契必稱使臣秩高望重
必欲使一行嚴肅必欲禁物貨相貿者莫非爲自已
誇衿之地以爲今行加舊行一等云矣平成春等奔
走恪謹無異卒者亦視尊重故耳自一歧以東所
經諸島及一路海山皆白而童真窮髮之域也室津
以後始見民居地勢則九州既盡即四州四州既盡
即淡路淡路既盡即南海道陸地各有小洋海以間

之與山陽山陰周防長門等地相對其間或近或遠
一歧平戶馬州即絶島也曾見弇州集謂倭國如人
字形及見地圖怪其不類今此四州九州與山陽山
陰爲左右股始覺人字之說信然曾見利瑪竇所記
四大州日本陸奧地方曲如規尺人字之說亦以此
耶又按地圖豐前地勢已斷即盡南海道相隔之海
四州與周防安藝相對博多與赤間相去甚遠皆非
也博多津文字城距赤間關甚狹不能數百步豐前
豐後諸山迤南而東者與長門周防相對盡日而行
看看不盡自津和以後始見四州室津以後始見淡

路及南海道諸山矣自室津至兵庫一百八十里

初十日庚戌晴

日出張帆開洋過蘆屋一名天河崎有城池行到河口皆是淺灘河水海潮交流相戰洶湧萬狀倭人甚懼樓船八九隻及小船數百艘出迎河口之外自前使行雖迎候而未曾遠到此處云船上設小樓粧以黃金圍以綉幕窮極奢麗余等既入舟一行員役卜物分載小船鱗次而進過五六里水分爲二又過七八里復合爲一又過三四里又分爲三一源則出於宇治一源則出於琵琶湖至大坂合流或分或合西

流入海者也河口之内三十里商船賈舶首尾相接
左右人家櫛比東岸則只一匝相連西岸則閭閻撲
地凡過七大坂橋高可數十丈長可五六百步左右
盡設銅欄觀光者不敢近橋譯官等言前則觀者滿
上今皆嚴禁所以敬此行矣日暮抵陸進其所造屋
轎人馬塡咽江岸下卒所乘皆金鞍錦勒雙牽後陪
矣左右並長廊杰閣街頭橫分如井字正正方方六
十間置一里門每一間懸一燈觀光之人千萬爲羣
不敢出聲行五里到本蓮寺義成兩僧先到迎入大
廳內外盡設錦幕及呈振舞金盤彩花益復爛然大

坂即攝津州地方爲關白藏入之地形勢據河海之衝山陽山陰八州四州皆由此出入一大都會也秀吉以伏見大坂爲兩窟鑿引海潮爲重壕大築石城多積金帛自謂百世計人莫敢誰何罪盈惡極其子秀頼覆沒於此矣秀頼既敗家康改築其城至今河口兩岸尚有其時運入餘石高廣可二丈長可四五丈者連屬於數里砲樓七層可望數百里城池壯麗爲國中第一云自兵庫至大坂一百五十里

十一日辛亥晴

留大坂將倭呈下程物目極多分給一行留其剩餘

別置一處余得寒病移寓別館

十二日壬子晴

留大坂義成來見余等從容叙話仍言曰從前信使之還關白無回禮此豈交隣相敬之道送謝使在我接待自有舊例而往來馬島豈無弊端且硝黃通貿其來已久而到今塞之尤非誠信之意且如刷還等事並不可怨也義成答曰敢不盡力俺之生死時未判矣恐難周旋於其間而使道到江戶大君喜悅之心若如一路接待諸事則此等事皆有可望之路硫黃刷還亦必諧矣兩僧繼至進空冊二件于余及從

寺官以請曰願得沿路所作詩篇余辭以不足覧懇
求不已遂許之令朴之英書送百餘篇島主兩僧進
金屏金牋乞詩乞書至於頂禮祈懇盖爲諸大官請
也自此以往到處積成卷軸殆不堪應接
十三日癸丑晴
留大坂寒疾少差舡將白日新自河口來告曰住船
處即傾城店也游女覓夫者擧手請出乘船願入一
日之内不知其數請令嚴禁格軍即招平成春言于
主將别定將官禁斷留船沙格九十餘名守護我船
令馬島將倭嚴禁下陸不得與彼人相通

十四日甲寅晴

留大坂守將二人請見一曰久貝因幡守一曰曾我又左門衛留守大坂城權重者義成兩僧奔走引入跪于楹外知其爲大將也二人脫劒跣足蒲伏就坐謝以大君分付極其鄭重此地接待未免草草極爲惶恐卽辭出其未入也召僧引却兩人之坐稍下之曰不必對坐又徃語小童輩曰愼無失儀盖欲尊此行唯恐一事不能取重耳島主初以兩僧爲憂而入疆以來觀其所爲兩人盖是盡心於島主者召長老躁而急不測底人璘西堂愿謹善談笑貌如其心留

馬島巳久與島主甚密兩人俱善飲長於詩文喜用
語孟文字倭情雖極巧詐而深處人則稍淳其狡黠
難待者馬島人也藤智繩爲甚義成則特傀儡耳我
國待倭之道若一從釜山所到正官之言鮮不誤事
盖其左右賣國唯事欺瞞賫之以怒怯之以兵端若
其造釁生事則不難而果生事則非其利也關白必
欲動兵非馬島所能周旋若無動兵之擧則啓禍召
戎又無此理自前釜舘接待或不無遺恨可勝惜哉
然撫遠之道不可謂生事非其利而樂爲之招怫以
挑禽獸言之不可從者則雖怒而不許雖欲而不變

終始堅定則性本輕佻不能持久終必自撓矣世之
主國柄者不可不知故記之倭人求書畫者日夜坌
集朴之英趙廷玹金明國不勝其苦金明國至欲出
涕倭人最重全榮書法
十五日乙卯晴天氣如九月
以　國忌停望　闕禮將四日用餘米饌酒醬令平
成春傳送于主將食後發行乘樓船牽挽者幾千餘
人且爲水淺發軍掘沙通舟者不知其數矣經四大
橋過大坂城下城小而高築以巨石周以大河城有
三重屹若削成七層樓不作窓穴城中只有將官家

云體城女墻盡塗白土望之若雪到處皆然未知平
居毋若此或爲使臣入來改飾否耳行數里閭閻方
盡山川廣濶田疇極目到方平月色高矣方平即闞
白藏入地河內州地方守官若請下陸余等辭以
國忌則又來請曰今朝探聞已設素饌義成亦懇請
余與從事下陸果以素饌呈振舞矣是夜月朗如晝
遂行船到碇浦雞鳴自大坂至碇浦一百里
十六日丙辰晴夜雨
日出下陸館于茶屋實庭盡是珍木淸絕蕭爽南岸
有大城池即碇浦也大虹橋長四五百步左右欄干

盡設銅柱制極奇巧謂之京橋由伏見往來大路云守將信豐守親候外廳極其肅恭午時一行正冠帶中官以上皆騎上乘伊織前導義成兩僧在後日夕到倭京館于本國寺即其所謂洛陽也廛市之盛民物之衆第舍之壯百倍大坂衢路四達皆如井字倭人謂直路曰町横路曰通不知幾町幾通觀者塡塞或有攢手而視者灑掃道路又布細沙禁道之人羅列左右使不敢喧呼中有着綱巾者着冠者各一人知其爲唐商潛來者關白遠在江戶故使奉行一人留守倭京板倉周防守重宗其名也先送人問安於

中路按舊史桓武天皇十二年癸酉命大納言藤小黒等相山城郡宇多村乃國中膏腴之地大山圍抱三面大河經其前又有圓山峙于河岸正當左右南山缺處有若城形故謂之山城州十三年自長岡遷都乃今京都也齊倉天皇時源頼朝起兵據鎌倉即今之江戸而關白實其後也第五十六代靖和天皇賜第六皇子貞純姓源源氏始此平氏即四十六代桓武天皇第五子賜姓者源平俱天皇之後世相攻擊及頼朝之變安德天皇投海死即今長門州塑像是也自此世鎮鎌倉子孫相襲每歲率大臣一謁天

皇常時不與相接國政及聘問隣國天皇皆不與焉
倒置之患始於賴朝或言賴朝自謂天皇言子孫永
傳者非也關白之稱始見於朱雀天皇本一大臣也
今爲執國命者朝廷之待以敵禮初出於不能察其
書答以日本國王等語皆出於中間添書於其國中
不敢稱王只稱御所所令文書稱明教天皇子女並
爲僧尼只長子娶于其族以爲其尊無比不可他娶
今關白之妻即天皇女非古事云關白之子則娶于
諸大臣天皇一月之內望前則齋戒一日三沐浴不
食肉不茹葷明燭達朝危坐拜天望後則飲酒復寢

遊戲度日今天皇即女人也有侍男二十餘人謂之
侍女最見寵者二人云自𢂷浦至倭京三十里

十七日丁巳晝陰夜雨

留倭京周防守送一行下程在前下程例以米石進
呈饌物諸具並令貿用市上周防守以爲非敬客之
道上下米粮外並呈饌物酒醬雉鴨橘柚梨栗之類
不可勝用使臣一日粮米至於百餘斗周防守將來
見余適患疾請以明日相接周防守別呈白大鳥酒
菜分送于義成兩僧處

十八日戊午晴

留倭京周防守來見義成兩僧先導而入屛伏楹外
周防守具公服跣足以入余等亦正冠帶見之相揖
就坐謝以館餼齟齬殊失大君敬待本意茶罷辭出
義成引一僧入謁卽壽仙長老者也與璘召兩僧一
體之人關白定此三僧輪送于馬州勾管文書使之
一年相遞故致此來謁云義成又引國醫玄冶入謁
蓋以余多病要使診脉問藥云

十九日己未陰雨

朝玄冶來診曰風火痰火作患當退呈藥錄使洪喜
男往見周防守仍言禮曹書契來此之意荅曰國書

來傳先受來安到江戶令馬州太守傳送爲當此乃
奉行中一人前日平掃部潛送人請文書書契時此
人名亦在其中刷還一事專在其手洪喜男力請刷
還答曰敢不盡力但歲月卽久餘存無幾壯者已老
幼者已壯各有子女恐無願歸之人然當奉以周旋
紀伊州大納言卽關白之叔自其州送人問安且獻
山猪鯨肉夕從事括一行行李尹大銑金明國有犯
禁物治罪
二十日庚申晴
留倭京玄冶來呈藥錄獻五福延齡丹一合其論病

議藥祖述丹溪殆非我國醫官比也遂以色紙叅扇爲謝因呈金障子金扇金戕求詩義成告夫馬已辦請於明早發行以廚房用餘米饌積置一處傳給伺候將倭

二十一日辛酉晴始寒自此無暖日日出發行周防守使倭官二人先導陪往江戸所以盡敬也軍官崔成岌患痢委篤還送于大坂留船處使之調治午抵大津中火四十里之間閭閻相接大津即近江州所屬也近江地廣人衆收税之多至於七百九十萬石故將官三十人分守一州云有大湖

即其所謂琵琶湖也長四百餘里廣一百八十里西
流入于海沿湖行數十里過草津有大城池三面據
湖初昏抵森山一名守山亦近江州所屬也自入陸
路治道如砥左右作小垣高四五寸廣尺許被以莎
草植以松杉人民滿野灑掃行塵馬矢一落奔走除
去俯伏以待昔言治道之役費四十日子云每十里
作雙堠高數十丈此即其長短亭之制也上植槐木
已成老樹其來久矣自此以後義成及兩僧伺候來
謁頻數無定時矣自倭京至大津四十里自大津至
森山五十五里

二十二日壬戌晴夜雨

平明發行過長原小南等村渡三府川午抵八幡山中火此亦近江州地方過安土嶺即信長城守處其絶頂曹溪寺尚有信長位版云初更末抵佐和山館于宗安寺市街十餘里之間家懸一燈輝暎左右自此以後所到處若日昏則輒懸燈又别送燭籠以迎此即近江州地方平掃部所治禮曹書契中執政之一而爲義成右袒者掃部乃家康外孫與義成之父曾主通信之議故掃部於我國事亦盡力云方在江戸受禄二十五萬石送其子井伊勒部守支待供帳

之盛伺候之禮倍於他處矣倭地諸山皆白絶無草
木有似都城白岳諸山是日道中望見天際纂山接
天白色相暎因得絶句洽似東湖十月暮華山千疊
雪中看之句及下轎問譯官則答以倭山雖白而此
則雪也遂相與一哂自森山至八幡五十里自八幡
至佐和七十里夕有一人自稱羅浮先生弟子呈問
目盛論理氣性情先儒所論得失遂作書答之自此
問者不止皆談性理羅浮即國僧道春方爲民部尚
書云

二十三日癸亥晴日暖

平明發行行七八里踰絕通磨鍼二嶺望見琵琶湖瀰滿數百里近江大和等地沃野無際佐和城池民戶之盛亦不下大坂矣倭國諸山皆以富士作祖一支由磨鍼嶺爲南海諸山一支連亘西北爲倭京鎮山分而爲山陽等道諸山其間則多是平野聞富士山來自陸奥陸奥最近我國北方胡地相去纔四百里泥濘不通人馬云陸奥地形當以白頭山爲本矣午抵今次中火即美濃州地方關白藏入處路次見倭官坐轎從數十人由間路疾走先行問之則乃關白別差檢飭一路者故先往前站云過關原一名勝

山即家康輝元戰處譯官康遇聖曾在家康陣中目見其時事初秀吉死三年家康還江戶秀頼幼稚西邊諸將皆言家康不利幼子相議發兵西邊諸將即壬辰西犯者輝元主之家康得報大懼諸將請出戰家康益疑之曰諸將孰非舊關白管下何可相戰耶諸將請質子以行家康曰若然當發兵諸將旣行家康尚不動及得大垣捷報遂發諸將之留關原已十五日矣家康至以翌日五更行軍未明抵嶺下西軍先集以待矣殺傷滿野東軍三戰三北午後有一將自西軍率七千兵倒戈即秀吉之姪也西軍大潰薩

摩州軍以用劒善戰名於國中遂突東軍以走東軍
開路不敢抗遂還陷大垣直向伏見誅用事大臣六
人是役也淸正不肯出獨免行長等壬辰西犯諸賊
盡於此我國之於倭萬世不共天之讐今則諸賊已
盡家康以犯朝鮮爲秀吉罪案旣覆其宗則我之通
好非失道也但丁未呂祐吉之行失着甚矣其時當
國者烏得無罪家康特操懿之流欺人孤寡至欲室
秀賴之母包藏禍心竊得大柄於此時也衆心未服
諸將狼顧雖日求其西搶不可得矣信使之行不出
於彼而自我先送至以來要舊好爲答豈不愧哉此

皆爲馬島所賣至於玄方之來也唯其言莫違嶺南
民力今已竭矣一年所用木千同者一米千石者二
太則半之其他饌物燕享之費罔有紀極可勝惜哉
至於信使之行亦不必數數許送唯在當局之人較
量時事觀勢處置而已初昏抵大垣卽美濃州地方
自佐和至今須七十里自今須至大垣五十里今須
一名今次
二十四日甲子陰大雨
平明發行過左渡河浮橋中火于州股一名墨街亦
美濃州地方關白藏入處義成來言曰關白令極待

此行故一國震動一動一靜先聲必往今此尾張州
乃大納言所管不可不先往以待即先發過墨街川
浮橋又渡界川浮橋即美濃尾張兩州之境又渡一
大浮橋名曰興川凡浮橋緪以鐵索其大如股兩岸
有守將禁行旅不得踏板如興川則列船一百五十
餘隻自大垣至尾張皆廣野盡日行長堤上堤高五
六丈上可行兩車傍植松木末及尾張三十里兩作
雨具已先發一行皆沾濕二更始達尾張州舘於大
光院大納言義直之所管受忠第二弟受祿一百二
十萬石其女養于關白處與關白外四寸備前守者

爲婚關白無子欲傳此人故義直之權極重云尾張
土地沃饒城中人家不下五六萬長槍利劒皆出於
此云自大垣至州殿二十五里自州殿至尾張七十
五里一名鳴護屋
二十五日乙丑午晴始寒
留尾張州是日卽冬至日本曆則冬至在二十三日
云未可曉也曉將行望殿禮雨甚停止一行沾濕
不得發行聞紀伊州大納言送善馬數十匹入把使
行
二十六日丙寅朝晴午陰始見川氷

平明發行海邊塩幕不知其幾自此以後行路左右長松夾植連亘不絶或云日本慶事必用青松此即家康破輝元歸時所種其餘種松皆爲今行新栽云尾張三河士女最盛乘轎觀光者可以千百數矣午抵鳴海中火亦尾張州地方義成來言曰大君問安使者已到岡崎俺當先往令來使者非前日比乃近侍横目丁巳問安只送半日程甲子以小官差送江戶執政亦致書稱賀云横目者如我國御史之類過界川矢作二浮橋初昏抵岡崎即三河州地方關白藏入處有城池關白使者具其公服自大門步入跣

足解劒義成兩僧引入余等具冠帶出見使者以關白之言致辭曰天寒遠行茲送使者問安余等荅曰遠送使者辱問行李深感盛意仍設茶及辭出令洪喜男謝之出迎于外禮貌甚恭使者之名井上筑後守云自鳴護屋至鳴海三十里鳴海至岡崎五十五里

二十七日丁卯朝陰飛雪灑雨夕晴

平明發行過藤川山中二村中火于赤坂亦三河地方自大坂至岡崎八九日之程皆平原廣野只有三小嶺以間之間闊或絶或連鷄鳴相達自岡崎至赤

坂五十里之間皆山溪陵谷往往村舍蕭條林莽間
矣夕抵吉田有大橋岡崎之矢作吉田之此橋皆通
海水漕舡泊于其下矣館于悟真寺即三河地方有
城池自赤坂至吉田蒼松夾路上不見天皆百年喬
木連亘三十餘里自岡崎至赤坂五十里赤坂至吉
田三十五里

二十八日戊辰晴

平明發行踰潮見嶺過白次村中火于荒井即遠江
州地方關白藏入處渡金絶河河廣十餘里去海不
能一里義成先到岸上令一行人馬先渡余等各乘

屋船中流波浪大起僅得及岸北望富士山屹立半空大海盪其胷帶以此河關東防守第一要緊處國法諸將之入江戶到此搜括兵器出來時則否婦女亦勿令越河若入往者勿禁云夕抵濱松亦遠江州地方自吉田至荒井五十里荒井至濱松四十里

二十九日己巳晴

平明發行渡天流川浮橋即大水也至此始見石川一路無片石諸山亦無巖石故諸橋皆板橋江戶築石皆運于韜浦筑前等地云中火見付亦遠江州地方闕白藏入處夕抵掛川亦遠江州地方駿河州中

納言忠長之所管卽關白弟也數年前因謀不軌死云自濱松至見付四十里見付至掛川四十里是夜夢見六兒皆無恙可念

三十日庚午大風

平明發行有三大嶺一曰石嶺一曰菊嶺一曰金谷首尾幾二十餘里路出嶺巔卽富士枝脚南走入海者狂風大作沙塵漲天人馬不得進中火金谷亦遠江州地方關白藏入處前有大井川卽遠江駿河兩州之界山水急流廣可五六里不能行舟亦不能造橋水多則不可越亦一險阻處也倭官多發人夫列

立水中有若木柵以綫其勢義成先到以待矣夕抵藤枝亦遠江州地方闗自藏入處自掛川至金谷四十里金谷至藤枝三十里